



吳志卷一

而晉時數帝自孫黃大泰平二民甲午三十

平黃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人壽撰善哉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平元

孫堅孫策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

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

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
數里眾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
及母懷妊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
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

少為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

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

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

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與其子韶扇動諸縣眾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江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

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獻帝春秋曰角

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

郎將朱雋將兵討擊之雋表請堅為佐軍司馬鄉里少

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

千許人與雋并力奮擊所向無前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

墮馬臥草中軍眾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蹄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還營十數日創

少愈乃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

眾乃蟻附遂大破之雋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續漢

書曰雋字公偉會稽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漢朝以討黃巾功拜車騎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

雋外甚親納而忌之雋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雋輒止卓卓雖憚雋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

副儁被召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
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名君受拜而君拒
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
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
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
儁曰相國董卓爲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
朝廷稱服焉後爲太尉李准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卽發病而卒邊章韓遂作亂
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
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
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
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
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
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

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
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
無功應名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
衆未有不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
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
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
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
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
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
堅爲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畧旬月之間克

破星等

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勅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

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

三郡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烏程侯

吳錄曰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

子作宜春長為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主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

全異國以此獲罪何媿海內

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

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

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

此難也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

之案王氏譜叡字通耀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錄曰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

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

行刑訖以狀上堅即承檄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

以為衣服詣使君更乞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叡見堅

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比至南陽眾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

英雄記咨字子議潁川人亦知名獻帝春秋曰袁術表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糧咨以問綱紀

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不應調發咨遂不與

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

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

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

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率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

無求不獲

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

乾隆四年校刊

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說吝言病困欲以兵付吝吝聞之心利其兵卽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堅臥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按劔前到魯陽與袁術罵吝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

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爲大督護呂布爲騎督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軫

字文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饑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壘釋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衆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城守堅移屯梁東大爲已固穿塹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

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問堅於術術懷疑不

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陽人去魯

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土

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門之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

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勳垂捷而

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樂術踧踖即調發

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

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

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

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

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山陽公

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

孫堅小鷙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

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為慎作

後事未報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

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

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

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

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

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

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

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孤慎又

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

溫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蔡圍慎棄輜重走

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

聞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殆死亡失印綬此不

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

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艾曰山東兒驅畧百姓

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彊弩之用又不如人

亦安得久卓曰然但殺二袁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

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

乾隆四年校刊

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

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

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入洛埽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且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山陽公載記曰袁術將僭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閣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獻帝起居注云從河土還得六玉璽於閣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宮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宮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永昌二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為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祕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疆謂之偽不亦誣乎陳壽為破虜

傳亦除此說俱惑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為璽璽雖以金於玉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曩所得玉璽乃古入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為難不通其義者耳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蓄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歸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况斯訖引軍還住魯陽兼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相物哉

周暲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慨然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勦力乎言發涕下暲字仁明周昕之弟也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與義兵遣人要暲暲即收合兵眾得二千九人從公征伐以為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兄九江太守昂為袁術所攻暲往助之軍敗還鄉里為許貢所害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

乾隆四年校刊

吳志卷一

七

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

所射殺典畧曰堅悉其眾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祖潛

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吳錄

曰堅時年三十七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

死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兄

子賁帥將士眾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子策

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吳錄曰尊堅廟

陵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

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

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江表傳曰堅為朱儁所表

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

英達夙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更推結分好義同斷

金勸策徙居舒策從之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魏書曰

弟匡與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

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

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吳歷

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

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雋傑各擁眾營私未有能扶

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

祖所害策雖暗雅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

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讐雪耻為朝廷

外藩君以為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經之中無

以奉贊盛畧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

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

血讐得報此乃君之勲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橫流顏

色不變絃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

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

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

乾隆四年校刊

吳志卷一

讐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
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
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
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
憂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
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辛
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
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
始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
可還依召募策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
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太傅馬曰磻杖節安
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
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
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
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

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
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
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
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
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爲
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爲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
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尙在丹陽策從
兄賁又爲丹陽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
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術術自
用故吏琅邪惠衢爲揚州刺史更以景爲督軍中郎將

與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

定江東江表傳曰策說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

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術表策為折

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

數百人比至歷陽眾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

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

令整肅百姓懷之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繇牛渚營盡得

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

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即閉

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麋等復合眾

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

攻融為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或

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於茲鄉策策

遣步騎數百挑戰設伏於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

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

下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

策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勢險固

乃舍去攻湖孰江乘皆下之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

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

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江表傳曰策時

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

城郭竄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畧雞犬菜茹一

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

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陸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

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

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

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彊也旬日之間四面

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

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

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

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彊也旬日之間四面

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

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

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

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彊也旬日之間四面

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

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

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

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彊也旬日之間四面

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

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

長志卷一

九

乾隆四年校刊

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

東冶乃攻破虎等吳錄曰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

數千引兵撲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曰晨與汝父有升

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何

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咸族誅策自討虎虎高壘堅守使

其弟與請和許之與請獨與策會而約既會策引白刃

斫席與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勁捷不常聊戲卿耳

輿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

輿有勇力虎眾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

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有誠

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

舊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

也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太

守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

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為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

秦松陳端等為謀主江表傳曰策遣奉正都尉劉由五

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吳錄載策使張紘為書

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

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

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

有定月益使無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

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

后弘農王畧丞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

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

俾保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包然北通謀黑山曹操放

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包然北通謀黑山曹操放

既破操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

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六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

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宜

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

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疆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

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

乾隆四年校刊

吳志卷一

十一

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
 地勁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
 便戰鬪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適足趣禍也天下神
 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也天下神
 器不可虛于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
 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
 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
 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
 欲一且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
 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
 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
 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偏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
 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
 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美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
 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
 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
 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
 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所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
 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
 疆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

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蓋乘累世
 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
 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
 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衆人之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
 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
 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
 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
 餘耳庶備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
 張昭之辭臣松之以此為張昭雖名重曹公表策為討逆
 然不如絃之文也此書必絃所作重曹公表策為討逆

將軍封為吳侯

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
 福不問今以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又
 詔勅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偽
 欲因兵亂詐軍百姓聞其言以為不然定得使持節平
 東將軍領徐州牧温侯布上術所造惑衆妖妄知術賜
 梟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
 害物為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為國
 効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侯功惟勤是與故便寵授承襲
 乾隆四年校刊

前邑重以行吳郡太守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
與布及行吳郡太守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
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欲得將軍
號乃使人諷輔便承制假策都尉領郡將軍是時陳瑀屯
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
襲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黔歙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
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內應伺策軍發欲取諸
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
妻以四千人山陽公載記曰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袁紹
紹以爲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臣以固陋孤持
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名郡仰
榮寵顧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
阿得袁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
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
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
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雖駑懦不武然思竭
微命惟術狂惑爲惡深重臣憑威靈奉辭罪庶必獻
捷以報所授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
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

而此表云十七則爲不符張播漢記及吳歷並以堅初
平五年死此爲是而本傳誤也江表傳曰建安三年策
又遣使貢方物倍於元年所獻其後術死長史楊弘大
將張勳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勳要擊悉虜之
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偽與勳好盟勳新得術衆時豫
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勳攻取之勳既行策
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勳衆盡降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
歸曹公江表傳曰策被詔勅與司空曹公衛將軍董承
術死術從弟胤女婿黃猗等畏懼曹公不敢守壽春乃
共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勳於皖城勳
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偕告繹於豫章太守華歆
歆郡素少穀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其出三
萬斛米以與偕偕往歷月纔得數千斛偕乃報勳具說
形狀使勳來襲取之勳得偕書便潛軍到海昏邑下宗
乾隆四年校刊

乾隆四年校刊

吳志卷一

三

帥知之空壁逃匿動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
城聞動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兄黃輔率八千人於彭
澤待動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即克之得術百
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勳妻子表用汝南李術
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徙所得人東詣吳
賁輔又於彭澤破勳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
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
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入助勳策復就
攻大破勳與偕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
千餘人破勳與偕北歸曹公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
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為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
吳錄載策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
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
領江夏侯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
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
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
俱進身跨馬櫟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踊躍
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壘迅疾若飛火放上
風兵激烟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
鋒刃所截焱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獲其妻息男

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
餘口船六十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為表
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
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
討有罪得是時袁紹方彊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
效微勤

且欲撫之吳歷曰曹公問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猗兒難與爭鋒也乃以弟女配

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

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

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出使會稽丞陸昭途

之策虛已侯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

而或云不知者則某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為人惡

殆岱以爲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爲輕已乃

囚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

乾隆四年校刊

吳志卷一

十四

滿策惡其收衆心遂殺之岱字孔文吳郡人也受性聰
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
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
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卽救岱憔悴泣血
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爲出軍以
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爲
危竦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爲君且母在牢
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卽與
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
友人張允沈暉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
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
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
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
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
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杖
小函漆畫之名爲仙人鐔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
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策卽令收之諸事
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
衆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

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
張津爲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帕
頭敲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南夷所殺此
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復費紙筆
也卽催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尙不謂其死而云尸
解焉復祭祀求福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
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
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
已百年年在耄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
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
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爲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
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案夏侯元
讓與石威則書袁紹破後也書云授孫賁以長沙業張
津以零桂此爲桓王於前亡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譬
言津之死意矣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王範
上交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爲交州牧江表傳
之虛如志林所云搜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
時大旱所在熇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
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爲不如于吉
邪而先趨務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塗

艱澁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
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
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
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摠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
以為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
尸天夜忽更與雲覆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案江表傳
搜神記于吉事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
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
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江表傳曰廣陵太守陳登
也策前西征登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圖
為後害以報瑀見破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
運糧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驅馳逐鹿所乘馬精駿
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
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召還京邑若被詔不得
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侯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
相見以責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
潛民間欲為貢報讐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爾

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
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二人怖急便舉
弓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九州春秋曰策聞曹
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眾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侍
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
有所失孫策雖威行江外畧有六郡然黃祖乘其上流
陳登間其心腹且深險疆宗未盡歸復曹袁虎爭勢傾
山海策豈暇遠師汝穎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
所鑒見況策達於事勢者乎又案袁紹以建安五年至
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
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
當軍士疑此為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
策為大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
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乖錯尤
甚矣臣松之案傅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若
斯何其疎哉然孫盛所譏未為悉是黃祖始被策破魂
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何辦規
擬吳會策之此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
而已于時疆宗驍帥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
越蓋何足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

乾隆四年校刊

吳志卷一

十六

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都何必畢志江
外其當遷帝於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
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則國志所云不
為謬也許貢客無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生
卒然奮發有侔古烈矣詩云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貢客其有焉創甚請張昭等謂曰
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
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
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
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吳歷曰策既被
創醫言可治當
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
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几大奮創皆分裂須臾卒搜神記
曰策既殺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
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
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
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

封子紹為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
言謂奉當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擊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
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
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

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

孫盛曰孫氏兄弟皆
明畧絕羣創基立事

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勿
頸况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鑒豈吝名號於既往違情
本之至實哉抑將遠思虛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
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絕疑貳消釁之良謨是故魯
隱矜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
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
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
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祿

平氣卓起發譚去且育正公康○文選計每且林正
為祖軍士所射殺注劉表將呂公○後漢書劉表傳注
註中引英雄記作呂介○
孫策堅薨還葬曲阿○何焯曰按此云還葬曲阿而吳
主傳太元元年秋八月大書吳高陵松柏斯拔叅之
卓謝詢請置守冢之表則文臺定葬于吳也

以堅部曲還策注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依舅監
本誤依舊今改正

乃攻破虎等注策引白刃斫席○白刃太平御覽作白

吳削卷一

吳又注虎衆以其死也甚懼○以宋本作聞

策以書責而絕之注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

○毛本作廢主自與

封為吳侯注遣議郎王輔○王輔宋本作王誦下同

又注聞其言以為不然○北宋本作始聞其言多始

策又注瑀陰襲圖策○疑作陰圖襲策

又又注仰榮寵顧所不克堪○宋本作仰榮顧寵

勲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注斬虎狼韓晞已下二

萬餘級○臣明楷按前江表傳云時劉表遣從子虎

萬餘級○臣明楷按前江表傳云時劉表遣從子虎

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為黃祖前鋒則此虎即表
從子也狼字宜衍

又為子章取賁女○章當作彰鄢陵侯也

策陰欲襲許迎漢帝注名為仙人鑄○一本作仙人鎌

年三十六注推几大奮創皆分裂須臾卒○推几宋本

作椎几須臾卒北宋本作其夜卒

桂為吳對

○手本

吳志卷一考證

吳志卷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權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

江表傳曰堅為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
異之以為有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
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
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
曰此諸君也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
汝之將也

修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
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

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勳勳破進討黃祖於沙

美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

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

時不得行也

臣松之按禮記曾子問子夏日三年之喪

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氏注

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

急王事也昭所云伯禽不師蓋謂此也况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

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

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陽豫

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在州郡賓

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

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

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

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招延俊

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

山越討不從命

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

權移書求索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

大怒乃以狀白曹公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又是州舉

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

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為國朝掃除鯨鯢退為舉將

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勅執事勿復聽

乾隆四年校刊

受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曹公曹
公不救糧食乏盡婦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臬術
首徙其部曲
三萬餘人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

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

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

曰是時權大會官寮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
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
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
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遂巡却曰
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
將以禪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

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
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
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眾人皆默然莫與為
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力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
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權歛容敬焉陳荆
州宜并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誣
以謀反權亦以終不為已
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

十三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

其前鋒而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

走騎士馮則追梟其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

討黠歠黠音伊分歠為始新新定吳錄曰晉改犁陽休

乾隆四年校刊

吳志卷二

三

陽縣

吳錄曰晉改休陽為海寧

以六縣為新都郡荊州牧劉表死魯

肅乞奉命弔表卓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

境表子琮舉眾以降劉備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

旨為陳成敗備進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

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眾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

畏懼多勸權迎之

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

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不嚮震失色

惟瑜肅執拒之議意

與權同瑜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

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

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

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江陵為仁黨所圍用呂蒙計留

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眾圍合肥

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

曹公自荊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

為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荆

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

太守屯陸口曹公入濡貳歎與臥琮民歸曹公望歎軍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曹

公將來侵作濡須塢即半城亦取亦取濡須亦取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

歎其齊肅乃退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

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

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

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

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

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

權為賤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

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魏

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

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

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

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

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呂蒙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

叅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

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

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

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遣呂

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

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巴丘今巴陵以禦關羽權住陸口

為諸軍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

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

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

五

乾隆四年校刊

皎潘璋并魯肅兵並進拒羽於益陽未戰會曹公入漢
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
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
屬備備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
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
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獻帝春秋
日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
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
急追自得舉軍歎恨江表傳曰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
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
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
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監性忠果亮烈言
不苟且權愛信之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

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凌亭

凌音摠陵反

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

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
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
惟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為已功賤與曹公乞以討
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持以鬪之驛傳權書使

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是歲大疫盡除荊州民租稅曹公表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漢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歸

魏畧曰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

遣寓觀望曹公曹公因以為掾尋遣南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為丞相魏王改年

為延康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鄼筑陽

筑音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稱尊號

改元為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

魏啓曰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

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衆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為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衆衆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權自公安

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

為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

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

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
可以已况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
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尙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
之謂夫保己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
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
等還十一月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
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勲太公
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
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
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

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

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

禹貢曰滄

潛既道注曰水自江出爲滄漢爲潛

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織絺南方

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

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爲吳王使使持節太常

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

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荊州牧事

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

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

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

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
 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化民以德禮教興行是用
 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
 以居君運其才謀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
 勇並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
 邁宣力荆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
 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
 十旅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為德是用錫君柎鬯一
 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勗我國家
 永終爾顯烈

江表傳曰權羣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

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
 遂受之孫盛曰昔伯夷叔齊不屬有周魯仲連不為秦
 民夫以匹夫之志猶義不辱况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
 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
 代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
 吞於大國也向使權從羣臣之義終身稱漢將豈不義
 悲六合仁感百世哉是歲劉備帥軍來伐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
 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
 反為蜀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
 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
 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
 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
 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咨字德度南陽人博

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

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

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

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

備禦之固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

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

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

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帝欲封權子

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

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

方物吳書曰珩字仲山吳郡人少總經藝尤善春秋內

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

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

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

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

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

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為賊設姦計終

不久慤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

犯今為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

修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

吳書咨字德度南陽人博

聞多識應對辯捷權為吳

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

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

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

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

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

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

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

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

備禦之固又曰吳如大夫者幾

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

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

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

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

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

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

應東南之帝欲封權子

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

民權納之

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

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

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

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

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

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

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

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

備禦之固又曰吳如大夫者幾

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

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

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

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

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

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

應東南之帝欲封權子

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

民權納之

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

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

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

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

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

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

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

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

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

備禦之固又曰吳如大夫者幾

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

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

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

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

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

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

應東南之帝欲封權子

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

民權納之

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

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

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

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

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

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

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

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

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

備禦之固又曰吳如大夫者幾

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

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

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

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

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

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

應東南之帝欲封權子

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

民權納之

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

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

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

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

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

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

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

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

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

備禦之固又曰吳如大夫者幾

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

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

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

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

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

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

應東南之帝欲封權子

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

民權納之

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

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

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

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

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

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

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

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

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

備禦之固又曰吳如大夫者幾

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

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

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

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

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

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

應東南之帝欲封權子

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

民權納之

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

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

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

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

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

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

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

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

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

備禦之固又曰吳如大夫者幾

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

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

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

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

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

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

應東南之帝欲封權子

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

民權納之

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

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

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

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

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

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

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

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

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

備禦之固又曰吳如大夫者幾

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

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

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

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

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

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

應東南之帝欲封權子

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

民權納之

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

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

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

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

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

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

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

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

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

備禦之固又曰吳如大夫者幾

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

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

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

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

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

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

應東南之帝欲封權子

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

民權納之

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

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

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

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

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

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

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

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

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

備禦之固又曰吳如大夫者幾

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

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

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

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

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

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

應東南之帝欲封權子

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

民權納之

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

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

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

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

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

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

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

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

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

備禦之固又曰吳如大夫者幾

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

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

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

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

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

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

應東南之帝欲封權子

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

民權納之

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

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

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

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

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

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

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

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

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

備禦之固又曰吳如大夫者幾

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

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

勝數咨頻

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

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身免吳歷曰權

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

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文帝報使致驪子裘明光鎧驂

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魏書載詔答曰老

虜邊窟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

身於雞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迹以搖

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剗備五藏使身首分

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眾兇懼昔吳漢先燒荆門後

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始襲略陽文叔喜之

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

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

初權外託事魏而

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尙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

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

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尙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

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

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楊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

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

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君生於

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

名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

之所耻國語曰埋之埋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掘之是以無成功

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

魏略載魏三公奏曰

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戢役驕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為社稷大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卵昉伏之恩長含鳴梟反逆之性背棄天地罪惡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規伺逐利見便挾為卑辭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于禁敗於水災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惻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之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隗囂顧望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含弘既加不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光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為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靜力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權前章表又以愚意採察權旨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狂挾累世詐偽成功上

有尉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彊之辭終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為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衡禍久而大蒯通不決襲歷下之策則田橫自慮罪深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釁明白非仁恩所養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奸惡又前都之常以靜三州元元之苦其十五條文多不載

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眾嫌終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今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勅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召兵

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

魏略曰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

領護于禁軍軍沒為關羽所得權襲羽并得周甚禮之
及文帝即王位權乃遣周為魏王曰昔詩關羽獲于
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欵之心不言而發先
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悽悽用未果
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
未獲備舉是令本誓未即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
知殿下以為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
所執謹遣浩周東里袞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
本性空薄文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為先王所
見獎飾遂因國恩撫綏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明畏
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忍遐棄既釋其宿罪且
開明信雖致命虜廷梟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萬一事
業未究先王即世殿下踐祚威仁流邁私懼情願未蒙
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錄追本先
緒權之得此欣然踊躍心開目明不勝其慶權世受寵
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惟察悽悽重垂舍覆
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故除合肥之守著
南北之信今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

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篤將馬和復
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
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
遠不豫聞知約救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
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
不審今者何以發起牽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
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願
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
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袞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
沒又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以為有以知之是
而東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爲有以知之是
歲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俱
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
人侍也周以闔門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
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邪遂流涕霑襟及與周
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權不遣子而設辭帝乃久留
其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獲
修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
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空闈分信不昭中間招
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

傳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欲令遣
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
間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慙怖自頃國恩
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
已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
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為可上連綴宗室若
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戢在心當垂宿念為之先後
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為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
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
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為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
已邪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為今
盡宣露惟恐赤心不先暢達是以具為君說之宜明所
以於是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委質長為
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
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
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為子於
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
為得其真而權但華偽竟無遣子意自是之後帝既彰
權罪周亦見疎
遠終身不用
權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

等兵溺死者數千餘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

百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將軍全

琮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使大中大

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江表傳曰權云近得

復舊好前所以名西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

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

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日願得美酒滿五百斛

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

酒有斗升減隨卽益之不亦快乎權以為郎中嘗與之

言卿好於眾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

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
侍讌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
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
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閣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蜀
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
泉曰曹操父子陵轍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

維城之責不苟戈執及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
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備甚慙慙泉臨卒謂同
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
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然猶與魏文帝

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夷陵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

四分用乾象歷

江表傳曰權推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未祖辰臘志林曰土行以辰臘得其數

矣土盛於戊而以未祀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

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

軍嚴圭等擊破彫等是月魏軍皆退夏四月權羣臣勸

即尊號權不許

江表傳曰權辭讓曰漢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羣臣稱天命符瑞固

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
鄙故先命陸遜選眾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內
嫌其有挾若不愛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
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為劇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
之趣諸君似未之盡
劉備薨于白帝
吳書曰權遣立信今故以此相解耳
弔備喪也熙字子柔穎川人馮異之後也權之為車騎
熙歷東曹掾使蜀還為中大夫後使于魏文帝問曰吳
王若欲修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旌巴蜀而聞復遣修
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
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
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
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
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
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疆富之國也以臣觀之
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
之陷以重利熙不為廻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
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
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五月曲阿言甘露降先是戲
此與蘓武何異竟死於魏

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以眾叛如魏魏以為斬春太守

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麋芳劉邵等襲斬春

邵等生虜宗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吳歷曰蜀致馬二百

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為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

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

干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大駭乃臨江為疑城

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植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

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權令趙達算之日

曹丕走矣雖然吳衰庚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

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暇及遠此子孫事也吳

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

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空弄態而反求和議

者以為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

寧得忘此日軍與日人又稱蜀父于夫誠不指此也

復有他圖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吳錄曰邵字長緒北海人長

廟才也從劉繇於江東及權統事數陳便宜以為應納

貢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為丞

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張溫暨豔奏其事邵辭位請罪

權釋令復職年六十三卒志林曰吳之創基邵為首相

史無其傳竊嘗怪之嘗問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

推其各位自應立傳項峻吳乎時已有注記此云與張

惠恕不能後韋氏作史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吳書

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

尚書令陳化為太常化字元耀汝南人博覽眾書氣幹

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為郎中令使魏魏文帝因

酒酣嘲問曰吳魏時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對曰易

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

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

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無以難心奇其

乾隆四年校刊

辭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犍為太守
置官屬頃之遷太常兼尚書令正色立朝勸子弟廢田
業絕治產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化以古事
為鑒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勅宗正妻以宗
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
骨遂爰居章安卒於家長子熾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
算衛將軍全琮表稱熾
任大將軍赴召道卒
皖口言木連理冬十二月鄱陽

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諸縣眾數萬人是歲地連震

吳錄曰是冬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餘萬旌旗彌
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
江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
孫韶又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
之帝大驚壽等獲
副車羽蓋以還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
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寬息

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權報曰甚

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

人亦欲與眾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文帝崩征江

夏圍石陽不克而還蒼梧言鳳皇見分三郡惡地十縣

置東安郡吳錄曰郡治富春也以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

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又云忠讜之言

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權報曰夫法令之設欲

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

此為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為太重者孤亦

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為之耳今承來意當重諮謀務

從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言以自禪補邪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讜哉若小臣之中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諂媚取容雖闇亦所明識也至於發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為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

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

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

大盛谷利令施工取樊曰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施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施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法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邂逅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

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琮以其衆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為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

太守周魴偽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

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

浦為珠官郡

江表傳曰是歲將軍翟丹叛如魏權恐諸將畏罪而亡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

三然後議

乾隆四年校刊

吳志卷二

六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

昌竝有黃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卽皇帝位吳錄載權告天文曰皇帝

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享國二十有四世

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

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獻繼世作慝淫名亂

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

罰舉足為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為天

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

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受權畏天命不敢

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燎祭卽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左

右有吳永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烈

皇帝母吳氏為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為長沙桓王

吳王太子登為皇太子將吏皆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

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耳闔昌門出天子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作

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

權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

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

失叙逆臣承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

惡以覆四海至今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

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位而獻么

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

行師三苗于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獻禽其徒黨非漢

與吳將復誰任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

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尙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歆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棗謀司慎司盟羣神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旣盟之後勦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

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悖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

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三時漢治長安而
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此
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雒呼為澤中而匡衡云東之少
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辯正之辭故矯
之云雒音誰
見漢書音義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
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
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內苟在用心與之偕老
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嚙賊虜
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
欵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
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

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
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
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大常
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

錫備物乘海授淵江表傳載權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

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
極不建元惡大慙作害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墜滅雖周
餘黎民靡有孑遺方之今日亂有甚焉朕受歷數君臨
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
旄仗鉞翦除凶虐自東徂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民無
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惟
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觀變審於去就踰越險
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為天下先元勳巨績侔於古人
雖昔寶融背棄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
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
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

有夾輔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竝啓土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百世之畧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肅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為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錫豕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君務在勸農嗇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遠人廻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畧官方在賢顯直措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禽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忠勤有効溫恭為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欽哉敬茲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

休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

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臣松之

復諫違眾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複之慮宜達錫命乃用萬人是何不愛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

聞塞實淵果斬彌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資權大怒欲

自征淵江表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

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

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

是歲權向合肥新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吳書

日初張彌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百許人淵欲

圖彌晏先分其人眾置遼東諸縣以中使秦旦張羣杜

德黃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

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旦與疆等議曰

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亡何異今觀此郡形勢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爲國報恥然後
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疆等然之
於是陰相約結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爲部
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衆閉城門旦羣德疆等皆踰城
得走時羣病疽創著膝不及輩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
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卧草中相守悲泣
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
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
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旦疆使前德獨留守羣捕菜
果食之旦疆別數日得達句驪王宮因宣詔於句驪王
宮及其主簿詔言有賜爲遼東所攻奪宮等大喜卽受
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德其年宮遣皂衣二十五人送
旦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鷄雞皮十具旦等見權
悲喜不能自勝權義之皆拜校尉間一年遣使者謝宏
中書陳恂拜宮爲單于加賜衣服珍寶恂等到安平口
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令以
吳使自效奉聞之到還宮遣主簿笮容帶固等出安平
與宏相見宏卽縛得三十餘人質之宮於是謝罪上馬
數百匹宏乃遣容固奉詔書賜物歸
與宮是時宏船小載馬八十匹而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寬
諸逋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
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衆圍合肥新城是
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
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壽春權退還
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爲丹陽太守討山越九月
朔隕霜傷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
武昌詔復曲阿爲雲陽丹徒爲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
等爲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馬求易珠

璣翡翠璫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爲

亂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

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爲節度顧譚議以爲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爲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此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

胡綜議以爲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
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
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爲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
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爲臣焉得兼之故爲
忠臣不得爲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
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
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
遜陳其素行因爲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爲比
因此遂絕二月陸遜討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
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平山越事畢北屯廬

江不與古江與古昔與事自少至多二句以簡表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
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
改年號詔曰間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
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爲元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
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
者以爲近事旣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追
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
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
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

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
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竝以時事當
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
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
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
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
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
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
民天下未定孽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
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

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
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

獨歎責

江表傳曰權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

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

成好合尙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

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
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
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
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
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

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
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
異計匡所不逮

二年春

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問者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

四科不得以

虛辭相飾 三月遣使者羊銜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

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

文士傳曰胄字敬先沛國人父札才學博

達權為驃騎將軍以札為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儀胄其少子有文武資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壹賓客於郡犯法胄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譖胄權大怒召胄還潘濬陳表竝為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為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字曼季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詞往反司空張華辟未就卒臣松之聞孫怡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美者東州人非權之宗也

冬十月將軍蔣祕南討夷賊祕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

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零陵桂陽及

搖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眾數萬人遣將軍呂岱唐咨

討之歲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

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

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

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

郭起譙樓穿塹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

廩以賑貧窮大害平此穀三足島糧汲者大半夏四月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夏四月遣衛將軍全琮畧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王凌戰于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柁中

漢晉春秋曰零陵太守殷札言於權曰童蒞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荆揚之地舉疆羸之數使疆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揚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洛之衆勢必分離犄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權弗能用之

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馬宣王救樊六

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秋八月陸遜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錄饑寒者尙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大官膳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

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曰武人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為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

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護今此問治

軍寧復欲以禦蜀邪人言若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

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江表傳載權詔曰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

棄父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

大橋楹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

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吳歷曰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為王凌所失叛歸吳吳以為

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符節令朱貞無難督虞欽牙門

將朱志等合計伺權在苑守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令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茂引兵入苑擊權分據宮中及石頭遣人報魏

事覺皆族之八月大赦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

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祖中斬獲千餘夏四

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為丞相車騎朱

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呂岱為

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江表傳曰是歲

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為便其

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勅以輸藏計

昇其直勿有所枉也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江表傳曰是歲權遣諸

誕以步騎一萬迎壹於高山權出涂二月權適南宮三

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江表傳載權詔曰

建業宮乃朕從京

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

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

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權曰大

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伐妨損

農桑徒武昌材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江表傳載權

德過奉先祀蒞事不聰獲譴靈祇夙夜祇戒若三月宮

不終日羣僚其各厲精思朕過失勿有所諱成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陽言白虎仁瑞

圖曰白虎仁者王者不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修身

暴虐則仁虎不害也行道以有天下故符瑞應之所以表德也朕以不明何

以臻茲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匡不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墮

東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吳錄曰六月戊戌寶

鼎出臨平湖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 魏惠之祖以妻惠也知以不問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

而東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

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

魏將文欽偽叛以誘朱異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

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遣軍十萬作堂

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荊州

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庾

楊都賦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夕可行萬里孫權

時令暮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郡南沙 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

縣有神自稱王表吳錄曰羅陽今安固縣 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

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

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

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

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

舍數使近臣齋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孫盛曰盛

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權年老志衰讒臣在側廢嫡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偽設符命求

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

吳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

南郊還寢疾吳錄曰權得風疾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為大

子太傅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翌山川神獸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

王居武昌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為神

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去夏四月

權薨時年七十一諡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蔣陵傳子曰孫策為

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

報讐轉鬪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各豪威行鄰國及

權繼其業有張子布以為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

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兵

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

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

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於讒說殄行胤嗣廢斃馬融注尚書曰

殄絕也絕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

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臣松之以為孫權橫廢無

傾覆自由暴皓若權不廢和皓為世適終至滅亡有何

異哉此則喪國由於昏虐不在於廢黜也設使亮保國

祚休不早死則皓不得立

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注魏啓曰○魏啓疑作魏略亦見此書之書去不降
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注吳書○疑脫日字會也此夫
井獻方物注少總經藝○總宋本作綜○
僅以身免注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迹以搖動江東○
又轉是宋本作轉足公因以爲此書南數○宋本并
議者怪之注背棄天地○宋本作背棄天施

臣又注狃挾累世○狃挾宋本作狃快○太平時
律又注以爲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北宋本以爲
新董多臣字以之此書南數○宋本并
有如大江注又篤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篤

疑將疑作督將

韓又注惟恐赤心不先暢達○不先冊府作不克

又注又欲爲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

臣龍官按下云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爲得其真則

此詔語非謂權有異心也此權下疑脫無字諸本俱

以同惟冊府作無異心是于策龜田業錄亦載○舊宋

改四分用乾象歷注土盛於戊而以未祀其義非也○

未祀宋本作未祖食尚書也以深異國

劉備薨于白帝注乃引刀自刺○太平御覽自刺下多

十中乳房三字腹深來輒○宋本十一氏土亦

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宋本十一月上有冬

字臣清植按後主傳云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芝

本傳於時芝正入為尚書此作中郎將蓋異國紀錄

之悞而編史者因之盈然丸而以未厥其義非也

以太常顧雍為丞相注勸子弟廢田業絕治產○勸宋

本作勅非

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何焯曰三郡上不著丹

陽吳會疑是脫文京師志曰吳會公之肥效也

韓當子琮以其眾降魏○琮當作綜州武非不克

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闡中令孫綜稱藩於

手權○闡中令通鑑作郎中令中令史近不夏交短字

加淵爵位注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何焯曰宋書五

行志云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業創七廟但有父

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禋禮缺末年雖一南郊而北

郊遂無聞焉及三江五湖衡霍會稽皆吳楚之望亦

不見秩反禮羅陽妖神以求福助姓魏郡書世吳

又注復書曰○應作復奏曰魏書以計為於事申

又注故國之於郤命便事天○便宋本作使五

又注庶無罪悔以迄於今○監本訛作罪悔據詩改

皆正京書出而宮受賤幽州陳史馬官命以吳對自效

皆不克還注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令以吳使自效
奉聞之到還○到還宋本作倒還隋書并罪辭辭辭辭辭
虜得男女注文士傳曰○監本誤文字傳今改正

又注父札才學博達權爲驃騎將軍以札爲從事中

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儀○臣浩按張昭傳注引吳

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孫紹

此作孫邵鄭禮此作鄭札疑有一誤通鑑一南而水

又注與雲詩詞往反○毛本作與雲詩相往反臣

三年春正月詔曰○宋本作春二月○臣曰未書正

年穀有損而吏不良○宋本作而吏或不良多或字

大將軍諸葛瑾取祖中注零陵太守殷札言於權曰○

臣明楷按殷札疑作殷禮張溫傳載權罪溫令曰又

殷禮者本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又顧邵傳稱

雲陽殷禮官零陵太守合二傳參校作禮爲是蓋禮

之於札爲傳寫而互異也

又注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通鑑作直指

襄陽中臣自心其至雲陽而水○臣

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護○監本作不獲臣龍

臣按文義當作護即指上多作舟船繕治城郭而言

人謂此不過爲保護境土之常非有他意也今改正

人言若不可信○若宋本作苦

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注伺權在苑守公卿諸將在

又門未入○宋本作伺權在苑中○

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何

焯曰今道當是孫氏所鑿雲陽即今丹陽

之故休

雲陽

吳志卷二考證

吳志卷二考證

吳志卷二考證

吳志卷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軍錄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

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豫

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

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

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

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

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為帝
太傅盾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
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冗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
軍遏巢湖巢音祖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
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
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母丘儉向
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
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
端門又災內殿臣松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
材瓦以繕治建康宮而此猶有端門內
殿吳錄云諸葛恪有遷都意更
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
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
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
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為丞
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於春申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
一月星弗於斗牛江表傳曰是歲交
趾稗草化為稻未異變安豐不支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母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
之眾西入戰於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
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

於橐臯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於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贊爲誕別將蔣班所敗於菰陂贊及將軍孫楞蔣修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爲廣陵太守留略爲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爲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士怨畔豈自東興大行性賞三日太平元年春吳歷曰正月爲權立廟稱太祖廟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

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繡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繡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爲丞相繡不聽癸卯更以亂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繡繡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胤兵敗夷滅己酉大赦改元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繡爲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

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緄事覺緄殺惇迫憲令自殺十
 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於蜀西大述如元辛亥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
 為湘東郡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
 部為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緄所表
 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
 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亮曰吾
 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吳歷曰亮數出中
 左右侍臣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
 邪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
 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
 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

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
 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邪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
 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
 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交
 州所獻甘蔗餉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餉中啓言藏
 吏不謹亮呼吏持餉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
 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嘗從某求宮
 中莞席有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
 首伏即於目前加髡鞭斥付外署臣松之以為鼠矢新
 者亦表裏皆濕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奸也緣遇燥
 矢故成亮之慧然猶謂吳歷此言不如江表傳為實也

誕以淮南之眾保壽春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
 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為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
 端等步騎二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眾襲夏口夏口督
 孫壹奔魏秋七月緄率眾救壽春次於鑊里朱異至自

夏口緄使異爲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爲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鄭曹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緄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緄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緄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緄九月戊午緄以

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爲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學大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亮廢己未孫緄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緄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事久變

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坐巳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卽御坐止東廂戶曹尙書前卽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緄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休下車答拜卽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

以大將軍緄爲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爲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爲鄉侯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祛在君爲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

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

也漢末入吳爲武昌庶民聞羊衡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衡曰多事之世尙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郎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備莫有敢言衡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爲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奸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常爲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爲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

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已丑封孫皓為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在

烏程侯皓弟德錢唐侯謙永安侯江表傳曰羣臣奏立皇后太子詔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莅事日淺恩澤未敷加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休謙虛不許**十一**

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緘一門五侯皆典禁兵

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敬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勲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入三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為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

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緝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緝即日伏誅已已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奸臣加布爲中軍督封布弟惇爲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爲校尉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

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於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爲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

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
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
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則
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
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鳥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

塘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

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為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

送者伏罪吳錄曰或云休鳩殺之至晉太康中吳以會

稽南郡為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吳歷曰是歲得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

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詔楚

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

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

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

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

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

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

偉為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乃陽九月布山言

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八
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
子暉為太子大赦吳錄載休詔曰大之有名以相紀別

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
 令相配所行不副此譬字伯明者也孤常晒之或師友
 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為最不謙
 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雷音如湖水灣澳之灣
 字音音如如迄今之迄次子名莛音如草莽之莽字
 弄音音如如舉物之舉次子名莛音如草莽之莽字
 昱音音如如舉物之舉次子名莛音如草莽之莽字
 襄字音音如如舉物之舉次子名莛音如草莽之莽字
 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用者同
 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
 聞知臣松之以為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
 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
 也哉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况之字制不典
 之音違明誥於前修垂嗤駭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墳
 土未乾而妻子絕滅師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
 服之言於是乎微矣

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
 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

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
 閒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
 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
 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
 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
 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
 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
 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
 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
 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

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頭休答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阼厚加寵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懼冲言之故尤患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冲等入是歲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

臣松之案察戰吳官號今楊都

有察戰巷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譔譔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譔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分武陵為天門郡

吳歷曰是歲青龍見于長沙白鵝軍燕見于慈胡赤雀見于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眾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微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眾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江表傳曰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臂而指羣時年三十諡曰景皇帝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成將于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微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

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壁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

皓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貪

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為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

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與布說休妃太后朱欲

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於魏咸熙元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皇后追諡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暉為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

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

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于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皓既得志麤暴驕盈多

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以譖皓十一月

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陵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吳歷

日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

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晉文帝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

降將徐紹孫或銜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皓漢晉春秋

載晉文王與皓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

至末塗純德既毀勤民之命以爭疆於天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

宰輔屬當國重唯華夏乖殊方隅圯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

旦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於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

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郡兼成

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

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於綿竹者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恨不忍况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付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已以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或獻書喻懷若書御於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筭結歡弭兵共為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于戈固不獲已

也晉文王與報書曰望人稱休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隨紹或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

懷江表傳曰皓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吳錄曰陟字子上丹陽人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出為豫章太守千寶晉紀曰陟璆奉使如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帝見之使償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位御膳無恙晉文王饗之百寮畢會使償者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王失土為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威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之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為之禮臣松之以為人有八尺之體靡不受患防護風寒豈唯數處取譬若此未足稱能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吳錄曰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家屬皆徙東冶唯陟以有密

旨特封子孚都亭侯孚弟瞻字思遠入仕晉驃騎將軍弘璆曲阿人弘咨之孫權外甥也璆後至中書令太子少紹行到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美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元大赦秋七月皓逼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屋治喪衆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洛遇晉文帝崩十一月乃遣還皓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爲始安郡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晉受禪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

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死

吳錄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

鴻臚使於晉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爲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鏑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

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疆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關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陰

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八月所在言得

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彧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眾數千人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切皓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

比至建業眾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謙謙自殺漢晉春秋曰初望氣者云荆州有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為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

荆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

丹陽為吳興郡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初興闔立乃至百五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陽

美永安餘杭臨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

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

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縣為吳興郡治

鳥程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

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宮

太康三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

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吳歷云顯

明在太初之東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

人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

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分豫

萬計陸凱固諫不從

章廬陵長沙為安成郡

二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

吳書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

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平卒如夢焉

秋九

乾隆四年校刊

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等入擊交阯為晉將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還

合浦劉炅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珣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大司馬施績卒殿中列將何定白少府李勗枉殺馮斐

擅徹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眾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東

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

還乃歲汜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

屬賊圍城未百日而初霍弋遣楊稷毛炅等戍與之誓曰若刺史受其罪稷等日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璜璜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諫璜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

乾隆四年校刊

吳志卷三

三

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
 懷鄰國不亦可乎稷昺糧盡救不至乃納之華陽國志
 曰稷捷為人昺建寧入稷等城中食盡死亡者半將軍
 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獲稷昺皆囚之孫皓使送稷下
 都殺前部督修則陶潢等以昺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
 戰求殺昺昺亦不為璜等屈璜等怒面縛昺詰之曰晉
 兵賊昺厲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
 心肝罵曰庸復作賊昺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汝
 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昺長子
 襲爵餘三子皆關內侯此大赦分交阯為新昌郡諸將
 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曰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昺長子
 破扶嚴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慎為太尉右大司馬丁
 奉司空孟仁卒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
 厚禱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
 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
 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
 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

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
 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
 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
 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為
 減死一等復使為官蓋優之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嗜
 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出
 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之所西苑言鳳皇集改明年元
 致感累遷光祿勳遂至公矣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

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眾悉降闡及同計數十人皆

夷三族大赦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

廬陵江表傳曰初皓游華里彧與丁奉留平密謀曰此
 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

語頗泄皓聞知以彧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銜之後因

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滅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
 藥以解得不死或自何定奸穢發聞伏誅皓以其惡似
 殺平憂慙月餘亦死

乾隆四年校刊
 是志卷三
 九

張布追改定名為布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定佞邪僭媚自表先

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酷糴事專為

威福而皓信任委以眾事定為子求少府李勗女不許

定挾忿譖勗於皓皓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各

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

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兔供厨所獲無幾吳人皆歸

罪於定而皓以為忠勤賜爵列侯吳歷曰中書郎奚熙

譖宛陵令賀惠惠邵弟也遣使者徐粲訊治熙又譖粲

顧護不即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粲收惠付獄會赦得

免皇示年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

封淮陽為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

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

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

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

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

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

付建安作船會稽邵氏家傳曰邵疇字溫伯時為誕功

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

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

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

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邊陲不能贊揚盛化養之

資厠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

作船疇亡時年四十皓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

自衛斷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

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卒

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鬱林為桂林郡天冊元年吳

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

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

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

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

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

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

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秋八

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

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

始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

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

牢祭歷山巫言石印三郎說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

上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從大皇帝及孤四世矣太平之

褒贊靈德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

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

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常周惠至蜀美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
 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
 是歲奸情發聞伏誅江表傳曰俶父會稽山陰縣卒也知俶不良上表云若用俶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俶表立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承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俶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眾奸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
 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
 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

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

兵民合聚人眾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

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

梧族攻始興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讖者曰吳之敗

位至於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不八月以軍師

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滕循為司

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

馬興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

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

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

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
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蕒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
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菜綠色
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蕒菜作平慮草遂以耆爲侍
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
馬佃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
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
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
太尉賈充爲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
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

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
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
大者卽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
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
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
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

命故也

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別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

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能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爲酷虐皓爲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受桀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裕

以下視諸侯由願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
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
視瞻高下不可不慎况人君乎哉視人君相連是乃禮
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
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
凡仁所答峻等皆善之文多不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

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

陽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千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

帥眾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喬眾才七千

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

疆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

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

心而盡阮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

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

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

屢陷堅陣於是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

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

出其後大敗吳軍於版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字

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為屯騎校尉魏伐蜀吳

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

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

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

亡不憂其本也况彼之爭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

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

其德也不獻承之係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
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
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
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
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
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
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
而玩戎躡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疆弱不
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
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昔楚劔利而
秦昭懼孟明用而蜀果降於魏晉來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
人笑其言而蜀果降於魏晉來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

葛靚帥眾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眾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勿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矣宜畜眾力待來一戰若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梯曰吳之將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梯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眾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梯梯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梯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邪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吳錄曰梯少知名及處大任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論譏之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梯至揚州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

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梯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比逐使去榮便去怖懼日餘聲發揚耳其日梯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皓惶憤從之千寶晉紀日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曰坐岑昏皓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眾因曰唯遂並起收昏皓駱驛追止已屠之也戊辰陶濬從武昌還

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眾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眾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伯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伯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

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
 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
 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
 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江表傳載皓將
 敗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千之卒
 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未德
 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為咎闕以違天度闇昧之
 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晉大衆遠來
 臨江庶竭勞瘁衆皆摧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
 愧悵於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
 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
 邪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士民憤歎於下觀此事勢
 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亡吳孤所招也
 目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勗勉奇謀飛筆以聞
 皓又遺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
 凶悖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

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
 才瑣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誠詩人有彼其
 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
 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闇昧不覺
 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
 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
 極讐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為漢臣舍亂就理非不忠
 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勗休尚愛敬動靜夫復
 何言投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降解縛焚檣延
 筆而已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
 請相見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
 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由以皓致印
 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綬於已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
 集於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
 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服

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綿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日吳神記

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者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燦燦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竦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干寶晉紀曰王獻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聞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

五年皓死於洛陽

吳錄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

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

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

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

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

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矢誓眾

臣子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况皓凶頑肆行殘暴

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宜腰首分離

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

恩過厚之澤也哉

孫盛曰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羣黎
 是其縱酷彼羣生則天人極之勤絕不犯其祚奪其南面之尊
 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
 劔而無失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酷讐而人神之所擯
 故也况皓罪為逋寇過辛癸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
 冤魂洿室薦社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
 加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是以僭逆之不懲
 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聊譖猶然矧
 僭虐乎且神旗電掃兵臨偽窟理窮勢迫然後請命不
 赦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陸機
 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奸臣
 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
 雄峰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
 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
 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
 跨邑哮囁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
 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
 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
 才命世弱冠秀發招孽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

犯眾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
 底定飾法修師而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
 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
 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
 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
 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
 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
 襲於逸軌獻心發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
 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
 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
 希光而影驚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傳周
 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
 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
 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聲名光
 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
 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
 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禰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
 以衛主駱統劉基疆諫以補過謀無遺算舉不失策故
 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藉戰
 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眾羽楫萬

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
 喟然有吞江許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
 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馮帝王
 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
 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
 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子
 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摧鋒勢屻財匱而吳藐然
 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
 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
 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
 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戟勁鍛望颺而奮庶尹盡
 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
 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輝於內
 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輜軒騁於南荒衝軻
 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
 固矣大皇既歿幼主莅朝奸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
 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
 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
 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
 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

病股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
 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
 散於陣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
 非有工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
 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
 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
 曩日之眾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
 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受任之才異也
 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
 制荆揚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
 矣劉翁因險飾知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吳桓王基之以
 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不
 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
 呂蒙於戎行識潘璋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
 量能受器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
 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
 虛已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變蒙險而
 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
 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
 三爵之誓屏氣跼踏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

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
 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
 夫區區者天子辭而不許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
 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與服蓋
 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
 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
 矣地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
 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
 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憲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
 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
 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
 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
 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
 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
 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
 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小司馬陸公
 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
 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
 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

闡之亂憑保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於是大邦
 之眾雲翻電發縣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
 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
 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闕
 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三千西禦水
 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
 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
 駭夫太康之役眾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
 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
 國殄悴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
 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
 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
 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
 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
 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川之氓非無眾也大
 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嶮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
 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
 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己以安
 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父之謀慈和以結士
 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

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
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
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吳志卷三

吳志卷三考證

孫亮心自不安○太平御覽作心不自安

勸爲亮納○太平御覽作勸權爲亮納爲妃

閏月以恪爲帝太傅○

臣龍官

按以孫休永安元年與

皓元興元年例之閏月上應有建興元年四字未有

嗣君改元而不書其紀年之理

召還據等聞緄代峻大怒○

臣浩

按文義似應作召還

以據等據等聞緄代峻大怒應重書據等二字

日於苑中習焉注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慧○慧監本作

惠今從毛本作慧然晉宋以下史慧惠多通用

詔州郡伐宮材○宮材毛本作官材恭惠公賦
孫休有老公于休即頭曰○于休宋本作于休本
以會稽南郡爲建安郡○南郡宜作南部一字

夫赦注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治民宋本作正
民民則宋本作民聽

又注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宋本然作休字未
癸未休薨注休寢疾口不能言○監本訛作日不能言

陳今改正

孫皓宣明至懷注孫休時父亮爲尚書令○孫休時太
吳平御覽作景皇時

又注西王失土爲君王所禮○西王冊府作西主

儼道病死注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太平御覽
作蒙其榮懼無古人延譽之美

九真日南皆還屬注璜等怒面縛炅詰之曰晉兵賊○
兵字疑衍宋本三十一廿二十

送付建安作船注吏收疇喪○監本訛作更收疇喪今
改正

太平始注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七穿宋本作
長土穿宋本無

又注皓大喜曰吳當爲九州作都渚乎○宋本無爲

詔字或部大喜曰吳當為其狀非暗前平○宋本無為
是歲奸情發聞伏誅注俶表立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
大法○表立監本訛作表正今改正表○小案宋本非
又注彈曲承言收繫囹圄○收繫監本訛作收累今
改正安非張表更非謝爽○監本端非更非謝爽今
又注取小妻三十餘人○宋本三十作二十
所在戰克注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
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臣明楷按且夫二字疑
衍或為巨先之譌巨先張悌字也下文悌曰仲思今
日是我死日也明為彼此相字西王冊報非西主

皓惶憤從之注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謂
皓宋本作請皓

延請相見注郡四十二○太平御覽作郡三十三
諸子為王者拜郎中○太平御覽作皆拜郎中

五年皓死於洛陽○臣清植按蜀志於安樂公書曰公

太始七年薨於洛陽而皓則書名書死亦見史法眾
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稼字疑衍見之本心何難計
過厚之澤也哉注則天人殛之○宋本無人字音味改
又注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宗祊監本誤宗枋今
改正

又注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何焯曰文選無鍾字

注云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

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

昔是一人但字不同臣浩按李善所見之本必可徵信

但此斐字恐牧字之譌鍾離牧為武陵太守以少眾

正討平五谿事在蜀并于魏之後作牧為得也書曰公

又注分命銳師三千○宋本作五千我漢中人

或謂昧見

部宋本

吳志卷三考證

部宋本

